

新事



鄭梅宋
瑞家
著修

港滬脫險記

勝利出版社福建分社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初版

港滬脫險記

每冊實價一元五角

著者

鄭瑞梅
宋家修

印行者

勝利出版社福建分社
福建永安

總經售

立達書店

暨省內各大書局

前記

這本小冊子，是包含着「香港脫險記」和「上海脫險記」這兩篇東西，都已在永安中央日報發表過。「香港脫險記」，原題爲「香港逃難記」，這次宋家修兄也從上海淪陷後逃了出來，寫了一篇上海脫險的經過，有些朋友便勸我們把這兩篇文章合印一冊單行本，因爲這一類比較詳細的實際記敘港滬淪陷的單行本，直到現在還沒有。敵軍在港滬苦心孤詣的施用懷柔政策，及其加於港滬人民的種種暴行，我也覺得有暴露的必要，同時也是對祖國同胞的一點報告；如果這本小冊子能使我同胞對於敵人有更進一層的認識，那對於抗戰是不無裨益的。所以，我就將「香港逃難記」這篇東西，重新改寫過，題目也改爲「香港脫險記」，與家修兄的「上海脫險記」合題爲「港滬脫險記」，交勝利出版社福建分社付梓。我們却後餘生，現在猶能回到祖國參加文化的抗建工作，則這本小冊子的刊行，也算是我們生命史上的一點紀念。

鄭瑞梅 三十一年八月於永安

71870

港滬脫險記 目次

一、香港脫險記……………鄭瑞梅（一）

二、上海脫險記……………宋家修（三三）

一．香港脫險記

鄭瑞梅

平穩的星期日

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，星期日，靜靜的，一週來工作的劬勞，渴望這一天閒靜的光陰。

香港的星期日，給每個人心頭的活躍，這冬天的太陽，帶着溫暖的微笑，叫人都想出去走一走。上午十點鐘還沒有過，忽來了兩位朋友，和一位面生的小姐，他們是新近從上海來的，據說生活太悶了，特買棹南下，看看這個島國的風光。這樣，我便另約了兩個報紙雜誌的主筆編輯先生，驅車同遊淺水灣。青山綠水，沙灘上點綴幾個浴後的男女，碧波中也潑過幾個健美的人體，我們就在山下咖啡店裏坐下。

他們在談笑，看看眼前的景物；我在披讀一張早報，消息漏出時局的嚴重性。幾個大字標題寫着：「日美談判決裂，野村來栖狼狽離白宮，羅斯福致書警告日皇……」我就聯想到三四日前香港政府舉行防空演習，勸告居民疏散，並非無因了。香港真會有事嗎？擺在眼前的事實，是平靜的，對我不定了。我還把這問題請教這兩位有時代眼光的報紙雜誌的主筆編輯先生，他們都異口同聲的說：「短期內絕對無事」。他們又說：「上星期六，我們報界雜誌的編輯主筆和寫時事問題的專家，曾舉行一個座談會，討論香港會不會打起來。結論是以種種證明，日本不過是虛張聲勢，絕不敢向英美開戰，開戰就是自掘墓頭」。這幾句話，是理智的，安定了我的心。報紙上的大吹大擂，有時是故意出緊張的局面，記得美國有一個作家說，報紙像一條狗一樣，稍微刺激一下，就會汪汪的狂叫起來。然

而理智的另一面是情緒的，狗急跳樑，急得沒法的時候，就會自掘墓頭。戰爭往往在情緒衝動之下進行着，並沒有理智可言，所以誰也不敢相信十二月七日的這個星期日，就是宣告了香港安定百年最後一天，次日清晨戰爭就會來臨！

數日前，香港政府勸告居民疏散，這就同一滴冷水，落在薪火上一樣，誰肯聽從，誰肯離去這一塊安樂土，一點也沒有效力。上一次不是也來了一個疏散嗎？結果香港太平無事，疏散的都搬了回來，開了一場玩笑而已。現在玩笑重開，儘管勸者諄諄，而聽者渺渺，不但居民不肯疏散，而上海的朋友小姐們還帶着閒情逸致，來逛遊香港，還有上次被迫疏散至澳洲去的外國太太，這時也紛紛函電請求要來香港，看看她們的丈夫。在夜間，曾舉行數次防空演習，大家都當一種玩意兒看，並不想會含有一種另外的意義。香港是平靜的，這星期日也是平靜的。

我們在淺水灣，盡情的享受一切的景物，直至太陽西斜，回到香港市區，同進一家酒店。這酒店的上上下下都是高朋滿座，無線電送來了婉轉的歌聲，兩個高鼻子綠眼睛的青年男女，隨着歌聲而起，在跳狐步舞了。

飯罷出來，已是都市之夜，我們還帶着餘興，再看電影去，電影院裏的觀眾，也擠得滿滿的。忽然銀幕上現了一個通告，是叫英國的士兵，即刻歸隊，空氣稍為波動了一下，就平靜下去。大家都在繼續看電影，好像沒有發生一件什麼事一樣。

據說電影散場之後，香港政府下一個緊急命令，召集義勇隊入伍，這除了報館獲得這個消息外，其他的人都不知道。我們這倦遊者，也祇搖晃着影子，回到家中，睡在床上，舒適的結束這個星期假日的最後幾個鐘頭；叫賣者收拾攤子，慣常地回去，在夢中去尋求明天的一筆好買賣；船上的工人，也呼呼地睡在碼頭上。時間緩緩地爬過了星期日之夜，而接近戰爭的邊線了。然而，這星期日是

平靜的。

真的打起來了

十二月八日清晨，慣常地，我正洗過臉，要赴海濱做一刻鐘的早操，忽然從外面送來了炸彈的轟炸聲，炸得特別響，把還睡在床上的人都叫醒了，把這大清早冷靜的樓窗上，伸出人頭來。這時，馬路上散佈着義勇隊和警察，倉忙地維持市街的秩序，乘人力車和腳踏車的都被拉下來，由兩旁的人行道走去，我也下意識地感到這情景有點異樣，然而同室的人猶以為是防空演習，不過演得逼真一點。這種看法，滲進我理智的領域，事前並沒有一點動靜，不信眼前有戰爭這回事，誰知這時敵機在轟炸九龍啓德機場，揭開南太平洋戰爭的序幕，香港真的打起來了。

這天港九輪渡即告中斷，我仍鵠立九龍尖沙嘴碼頭，希望能過海至港辦公。碼頭上人山人海，議論紛紛，有個從九龍塘來的朋友，證實啓德機場被炸的經過，他的房屋就在機場旁邊，屋頂被炸去一角；他的臉猶帶土色，耳朵震聾了，眼睛也有點花了，戰爭的現實，已毀去理想的殿堂，這突然的事，叫久安香港的人心慌意亂了。

忽然，警察在叢中口傳着：要渡海的人，都須集齊青年會門口，待領渡海證。大家聽了之下，就紛紛向青年會跑去，擠得緊緊的，這廣闊的人潮，就在青年會面前波浪着。足足等了二個鐘頭，還未有發渡海證的動靜，雖是十二月的太陽，也曬得叫你皮黑頭暈，汗流浹背。着急心焦，燒沸了這整個的人潮。正在這人頭萬千之際，警報大鳴，人羣似螞蟻一樣，紛紛逃散，我亦逃至半島酒店地，抱頭靜聽炸聲，生怕炸彈就會落到頭上。半小時過去，警報解除，過海無望，即匆匆回寓，街頭巷尾，已滿呈戰亂景象。

這天下午，敵機又數次來襲，情勢更爲嚴重，九龍各業，無形停頓。公共汽車，平時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裏面寬敞的位置，可以任情看看車窗外的景物，這時車內却擠得水洩不通，車窗外還再上了幾個人，你若要看車，真是無容身之地。就是等着，一輛過去，又是一輛，一樣地叫你失望，車到香港，立時改變了一個「現狀」。

是晚，在戰神翅膀下，全港電光都熄滅了，成了一個黑暗世界。外面除了足步的走動聲外，就聞不到戰爭的氣息。原想就在這個黑暗裏睡去，鬆弛一天緊張的神經。可是在這戰爭的初夜，忽來一個謠言，說是敵軍散發傳單，這晚，要來轟炸港九。我的住屋靠海，又近廣九鐵路，是轟炸的目標，要保全生命，就不該大意，乃決定同同事顧君離開這個險地，暗中隨人衆奔向較偏僻的地方。摸索至左君的寓所，在地板上過了一夜。

大概是午夜時分，警報響了，天空機聲軋軋，大家都以爲是敵機來夜襲，頗起驚惶，有的慌亂的逃至樓底下去，然而，然而沒有炸聲，也沒有高射砲聲，這叫人奇怪！後來據說這是中國政府派機來港救出在港的中國政府官員，傳說宋慶齡、郭泰祺、貝淞孫等，就在這時飛出險境。

偷渡之後

次日拂曉，揉揉一夜未睡過的倦眼，同顧君跑出馬路，探聽一點戰事的新聞，同時也介意於怎樣渡海至港辦公的問題。偶然，擠上了一輛公共汽車，原想回寓去，忽得了一個消息：早晨八點鐘之前，可以在警察視線之外的碼頭，僱小艇偷渡過海。我們心頭一亮，就直接隨車至尖沙嘴碼頭，沿沙袋走過去，約有十丈之遠，有一個凹進去的缺口，這裏祇有幾個急於渡海的人，船夫不敢聲張的向這些顧客招徠，一切都保持神祕。「快點，每個人三元港紙，快點下船，過了時間，就會有被射擊的危險」

！船夫帶着催促的口吻，我們也以爲是難得的機會，雖然，平時渡海，每次五個仙够了，現在祇求能安然渡過，也沒有人在這「三元港紙」上面爭論了。

我們乘的是一隻小汽艇，全體祇有六個客人，都埋藏在外面被竹篷遮蓋的船艙中。小艇剛開行時，是緩慢的，用竹篙撐着，不敢使用電力，「碰碰碰」的響，而漏出風聲來。在這船艙中，我們的心，就浸在怕懼中，我們會聽到：昨天傍晚，也有一隻偷渡的小船，被射擊沉沒，船中人生死不明，今天會不會重演？這汽艇中的時間走得特別慢，半個鐘頭，就有一天之久，在這茫茫的大海中，誰保不會再出亂子，如果警報來了，跳海不能，要逃往那兒去呢？汽艇抵彼岸，會不會被警察發覺而招致災禍？這些，一連串的問題，就縈繞腦際了。畢竟是偷渡，抵了彼岸，也是同樣的神祕之地，在這大清早，八點鐘之前，不會被警察發覺的，根本這裏就沒有警察，付了一點碼頭錢，就可以登陸。穿過冷靜的德輔道，雪廠街，就匆匆的至經紀行五十四號辦公廳，先整理公司中的事務，然後設法至銀行提款，分發同人兩個月的薪水，從此就回不得九龍，開始過逃難生涯。

始初數日，我們照常至公司辦公，實際上是與同人聯絡聯絡，接談善後的問題。夜間就住在鄰近的 Dina House 裏面，這是一所英國人建築的大廈，輕磅的炸彈或砲彈，是不會傷害到裏面的人。

砲聲不時由九龍方面傳來，一天清晰一天。飛機隨時掠過上空，天天逃警報，跑防空洞，忙煞了兩隻腿。這時吃飯又感困難，在警報解除時，酒吧間擠滿了人，菜飯挨不到你的肚皮，有時點了菜，或正在張口大嚼之時，警報來了，就不得不放箸而逃，好在酒店老闆有先見之明，顧客光顧，須先付錢，而免了一筆必然的損失。

所以在戰時，我們祇吃一餐或二三只麵包過一天，能吃到兩餐的，算是幸運兒，喫真不易，軍飛機大砲威脅之下，連大小便亦不從容。

十二月十日十一日這兩天，九龍方面的砲彈，會落到香港市區，砲聲猛烈的響動，玻璃震動，窗戶發抖，大家的心裏也起了發抖的反應，在 Dina House 的夜闌，靜聽砲彈在空中長嘯，然後就好像彈殼上的一樣的交響起來，大家都在想，前線戰事許是一天一天的不利了，緊張了！

九龍撤退與白旗使者

十二月十二日，九龍局勢已非，一隊印度軍慌亂的渡海來港，一位××職業教育社的負責人鄭君，戰後就被封鎖在九龍，這時也乘機擠入印軍的船上渡海而來，（這時碼頭一度開放開行數隻渡船特許一般人來港）他來看我，手背上流着血，額角上也有一點血跡；臉上還有餘悸，他倉惶地說：「九龍失掉了，我擠上船時，就有敵人的機關槍向我們喀喀的掃射，死傷了幾個人，我伏在船艙底下，也掛了彩。」我不相信有這回事實，日軍佔領了九龍，那對海相望的香港，還保得住嗎？香港真會這樣快的就動亂了嗎？但鄭君身歷其境的說話，又不能否定的，我半信半疑，如墮在五里霧中。

這天下午，英文號外說九龍撤退。香港的電車公共汽車一度停駛，英軍也從九龍方面撤退至港，人心惶惶，中外男女，提箱攜篋的作僻處遷移，我以九龍既失，香港戰局，勢必江河直下，當可同時解決。殊知港督楊慕琦堅決表示，放棄九龍，死守香港，打得更加起勁。

九龍失陷後，大概是十四日上午，天空飄着浮雲，天氣陰沉，這時，忽有敵軍官數人，挾持港督私人祕書李夫人，搖着白旗，從油麻地乘汽艇來港，向港督提出投降條件，引起全港僑胞的極大關懷。嗣經港督嚴詞拒絕，空氣乃緩和了一下。次日，敵軍官又持白旗從油麻地渡海而來，此來並非重提投降條件，乃是敵方意想要向港督收買香港，願以八百萬元港幣為代價，此舉殊堪玩味！蓋敵人購買香港，即視為其私有財產的一部份，與侵佔而得者不同，他日如日本戰敗退出各地時，香港仍可視為

已有，用意至爲深長。奈港督對此亦無商量餘地，並表示如果敵方再來有所要求，即先射擊之，使這白旗使者毫無成就，狼狽而歸，結果祇有再出於一戰。

跑進防空洞

香港中環一帶——我的所在地，砲火密集，砲聲震碎玻璃窗，把我同顧君趕走了，隨人潮向跑馬地奔。正是黃昏時分，投身一位同事金家，這晚就睡在最高的三層樓。窗外是黑的，時時飛來一盆火光，在眼前一亮，隨即猛烈的一聲響，又把我们驅至較安全的地下室去。砲火似有眼睛，隨又跟下來打門，門門都被震得掉下來，我默默地蹲在樓梯底下，睜眼過一宵。

次日天曉，砲聲猶未停，又怕空襲，即同顧金兩君跑進防空洞。香港防空洞，據說比重慶好得多，在天然山壁下，重砲及千磅炸彈都轟不進，所以不分上中下階級人，都以防空洞是唯一逃命之所。然我却以防空洞也是人間地獄，裏面人衆擁滿了六萬餘人，空氣窒悶不堪，人氣臭得難聞，但我們也祇能佔一個僅容兩人坐立而又潮濕的地位。夜晚我們亦留宿洞中，足足過了十二個日夜。這幾天雖然吃了苦，也是難得的經驗。夜間欲睡不容你橫身而臥，兩足盤坐着，久屈而麻，腰酸頭痛，真不知如何纔好。

這時已是暮冬天氣，在洞外，西裝外面，還須罩一件大衣，但在這洞中，是另外一個世界，男的赤身，女的露胸，各人都汗流浹背，把扇揮搖，這是人潮造成的熱度。所以聰明的小販，攜來大批水果，汽水，利市三倍，一轉眼而售空。這時食物已極感缺乏，物價高漲無已，米有錢買不到，是嚴重的問題。洞中唯一的食物，就是不新鮮的麵包，平時一只僅售五仙，這時却售四角，我也祇見就買，捷足先登，備作戰時的糧食。

外面砲聲一天緊似一天，進洞的人衆也逐漸增多了，空氣衛生兩受影響。本來洞內每晨都有衣服除垃圾，後來因人多，這種工作就不能再進行，自是之後，我們就在垃圾堆中生活了。老弱婦孺怕走洞外，也在這垃圾上大小便焉。人氣，臭氣各種混合的氣味，想起來，真會作嘔三日。

十二月十八日，敵軍在銅鑼灣登陸，刺殺居民甚多，這一帶房屋，也多燬於砲火，消息傳來，空氣頓形緊張，飛機大砲還不斷的交響着，馬路行人，吃到流彈的也數見不鮮，我們猶蟄居洞中，不敢走動一步，然極關心於戰事的消息，天天忙着看報紙——看報紙是我們在洞中唯一的要務——朝報，晚報，晚報，號外等都集在手邊，看看我國援軍已開到何處。一度會聞我軍開抵九龍邊界，又讀到陳策將軍激勵的演詞，精神極爲興奮，相信敵軍即會退去，香港還可保持光榮。

十八日之後，戰事中心移至跑馬地，砲聲更烈，洞口已中了幾個砲彈，死傷四個人，而這時自來水管亦中彈發生阻礙，食水又成問題，我們祇好改用井水。然井水出錢還不易買到，一天須用一元港幣的井水，這不是千古奇聞嗎？往後更多的問題，就一連串的在這防空洞中發生了。

一〇九號的防空洞裏

我們在洞中，夜以繼日，日以繼夜，接連幾天沒有洗臉刷牙，殊覺難過。這是二十日早晨，天空還有幾點零落的星，這時砲聲停止，外界平靜無事，我趁此機會，即赴同事金家，想洗個臉，刷刷牙齒，還想吃一點牛奶，餅干，誰知剛至金家，砲聲又起，似乎在追趕我這逃犯一樣。不久，敵機掠空而來，大家都倉惶跑至地下室去，我亦隨衆下樓，門外馬路上即落了兩枚炸彈，玻璃窗碎片，紛紛的掉下來，隨着鄰屋又中了一個砲彈，砲聲猛烈，幾震壞耳鼓，我們面變土色，生命就在俄頃之間。這敵軍全力破壞跑馬地各山頭英軍的砲位。

一小時之後，砲聲較稀，我又跑回防空洞，跑進一個一〇九號的防空洞裏。這時洞中人衆，已擠得透不過氣來，同學湯增敏兄這時也在這洞裏，帶着病妻和幼子，擠在陰暗的一隅。他是中央宣傳部海外部駐港聯合辦事處宣傳設計委員，在港對國家宣傳工作，頗著勞績。他看見了我，就喊一聲「鄭兄」，交談之下，始知其夫人養病之養和醫院，被英政府征用，不能再繼續住下去，也回不得九龍家中，祇好在這砲火之下，跑到這人間地獄的防空洞裏來。

外面砲聲不斷的怒吼，南面的一個山頭上，隱隱的可看見太陽旗。香港大勢已去了，湯兄心裏也明白香港局勢無可挽回，對於英軍之潰敗，四天失去九龍，短時間內又將失去香港，甚表遺憾！

二十日之後，戰事演至最後階段，猛烈的大砲聲之中，還雜以機關槍聲，敵人迫近左右了。洞中人衆越來越多，據估計，約有八萬人之譜，中央方面大小官員，如專員，特派員，特務工作人員等，也都在裏面，他們已改名換姓，更衣化裝，湯兄最像工人模樣。香港地方甚小，如一旦失陷，這一批人物，恐將逃不出魔掌，但他們都已抱「殺身成仁」，無愧於祖國的決心。

英軍節節敗北，洞內人衆，就有一種心理的表現——中國對日抗戰四年半，在這次英日戰爭對比之下，表現出中國力量的偉大，對祖國更增信任的心理。雖然陳策將軍天天在報紙上鼓吹，說中國大隊援軍已開到，即與英軍比肩作戰，其實他心裏也明白，不能挽回狂瀾於既倒。外面砲聲更密，洞內食物供給，更形困難，物價也一漲數倍，然這我們還不大關心，最成爲問題的，就是香港陷落後，我們要走向何處去呢？原來的家歸不得，朋友的家，這時也不歡迎你，湯兄想另租房屋，但已租不到。

直到空軍中隊已如年的再過了四天，是二十二日夜晚，外面謠傳紛紛，人心不安，藍塘道上敵軍先頭部隊已到了，要俘了四個婦女，刺死兩個男人，洞口來了一個逃亡婦人，神色倉惶，汗流氣喘，指

說當時恐怖經過。

次日，二十三日這一天，敵軍先頭部隊，回到山上，然各人的心頭，已存有一種恐怖的影子，外面大砲依然怒吼着，有一部份人却扶老攜幼返家，感覺到這防空洞已不是久居之所，或者一種突然的災禍就會發生，死，要死在家裏，但我們這一班無家可歸的人，依舊留在洞中。

二十三日晚，我們在洞中，正在吃麵包的時候，洞口忽來了五十餘人的敵軍，四人持槍進來，捕去印兵兩名，（印兵畏戰亦逃至洞中）這時議論紛紛，人心惶惶，怕敵軍有什麼殘暴行為。穿西裝的，立時改換中裝，身上的鈔票，就祕密藏在污濁而又無人注目的地方，這夜，洞中就這樣地波動了一下。然每個人的心裏，已有一種不安的狀態，猜想明日敵軍必大隊來臨，或會以機關槍掃射，像屠殺南京民衆一樣，把數萬人成爲砲灰或者會把每個人的財物，洗劫而去。這種猜想，且不說其是否理智，但我認爲防空洞是不能再住下去。我去尋湯兄，商量今後辦法，湯兄不見，大概是離洞了。（其實他是換了一個地方）洞中還有一位同事顧君，常與我在一起，乃同他決定於次早離洞，暫住同事金家。

香港陷落了

香港的命運決定了，即繼着九龍淪於敵手，人心浮動着。

二十四日微弱的晨光，照進洞內的時候，人衆即紛紛離去，我亦同顧君跑至金家，想在那裏權住數日。殊不知晴天霹靂，金家屋主忽下逐客令，不許外人居留。理由是：屋主怕我們兩個年青，穿西裝的，又是單身漢，香港陷落後，如果敵軍來按戶調查，或有什麼嫌疑，惹出是非，而連累了他們。我們無奈，祇好走回防空洞。這時機關槍拍拍的響，砲彈在頭上飛，我們不顧一切，拚命前奔，生命又

經了一番波瀾。

這時洞中人衆稀少，壁上的火油燈，亦漸漸陰暗了，看來情景十分悽怖。香港陷落了，雖未全見於事實，但這時每個人的心裏，都有這種的感覺，防空洞已不是安居之所。但我們往何處去呢？終要有一個歸宿的地方，不能徘徊十字街頭，徬徨半日，不知所措，第一次感到無家可歸之慘！最後，顧君亦急得無法，強顏同奔一位素無十分交誼的富翁家，路經險境，帶了一顆跳動的心，安抵其門。這位富翁見了我們，面露難色，但這時也義不容辭，叫我們住在另一所的一人去樓空一的房屋，這是高高的四層樓，最易吃到砲彈，沒有人敢居留的。但我們沒有去處，也祇好當爲樂土。

這夜砲聲又烈，是英軍猶作困獸之鬥。我不能安睡，聽大砲長嘯之聲，看看窗外飛來的火光，屋宇不斷地在震動。夜半，忽來一砲，似打進心坎一樣，猛烈地一響，屋角全燬了。

二十五日砲聲停止，馬路上行人亦稀，一切都在寂靜中。這天英軍全部投降，已偃旗息鼓了。十八天來戰爭的結果，喪失了百年慘澹經營的九龍香港，戰爭就這樣地結束了。

香港陷落了，敵軍在白日之下開到跑馬地。防空洞中還留一部份人衆，被搜查劫去財物一部份。西環及其他一帶的防空洞，在敵軍開到之前，洞中人衆，亦均被當地流氓洗劫一空，幸虧我們離開得早，免了這一筆損失。

多事之秋

香港失陷這一天，我們就蜷居房中，難得這一天平靜的光陰。大概是下午三時光景，敵憲兵三人，忽闖門而入，持槍相向，經嚴厲檢查盤問後，乃相率離去，我們以爲從此可以無事矣。

我們安適的睡了一夜，次日醒來，太陽已掛高空，這時樓底及二三層樓住客，慌張的向我們這四

，探問之下，始知這樓房被敵軍佔用，暫時駐兵，他們是被趕上來，准許在這四層樓居住。我很抱怨，戰爭終止了，還有這驚濤之事，我們與這敵軍相處，不會相安無事的，所以有一部份男人，偷偷地溜走了。

敵軍進駐房屋之後，即亂取物件，搬動用具，他們搶來很多的酒、雞、肉和其他的食物，正忙於炊爨。馬伕，小兵乘此機會，時時上樓，跑進各房間，藉口借用什麼東西，在各人的身上摸了一下，摸去了一些鈔票。

入晚，日軍在樓下飲酒高歌，縱聲大笑，我們早已閉門默默而臥。夜深，忽有人來敲門，心知來者非善類。門啓時，聞到一股酒氣，三個倭胖穿便服的人走了進來。他們不說甚麼，祇把手電筒向我們顧君的臉上照了一下，看看我們都是男性，哼了兩聲，就走向另外一個房間裏去，正在開門之際，末後的一個人，又回到我們的房裏來，把我的小皮箱打開，翻一翻，取去顧君寄存的一枝派克自來水筆。這時，另外的一個房間裏，正發生一件事故，兩個年青的婦人，被這來客拖至後樓，強行姦污了。

翌日，敵軍姦淫的行爲傳了出去，每個女人都增加了一種心事，生怕這污點就會遺到自己身上，所以四層樓的婦女，連老媽子，亦不約而同的都溜光了。這晚祇有我們幾個男人留守着，我就想到那樓底下的人，如果再來要女人，找不到，勢必遷怒於我們了。居然，禍不單行，大約九點鐘光景，我們正抱着不安的心，關上房門就寢的時候，忽然一個含有六七分醉意身穿軍服的倭人，來敲我們的房門，第一個算是我倒楣，我去開房門，迎面而來了一枝手電筒，向我的胸膛一撞，這可真不輕，一連痛了三天。我看看形勢不對，連忙閃開，避在黑暗的角落裏。而這倒楣，就輪到顧君的身上，要自來水筆，要手錶，把顧君全身摸了一摸，摸不到什麼，使他火上加油，更加怒上心來，又被騷擾了一陣。他叫我們站在他面前，伸出兩個手指，嚴厲的對我們說：「兩個，兩個……姑娘。」我們心裏

會意，他要兩個姑娘，這是一個難題，我們表示不能辦到，他就把一個熱水瓶擲了過來，氣沖沖地跑出去，把房門鎖上，我們就憂着，就憂着下一幕的戲。我們被擾之餘，默默無言，等待着更大禍患的來臨！

不久，外面一陣足步聲，我們以為敵軍領了大隊人馬，向我們問罪而來，碰的一聲，房門開了，來的是原來的那位要兩個姑娘的倭傢伙，拉來了四個同住在這四層樓的男客。他一進來，就用同樣的口吻說，「兩個，兩個……姑娘，」我們都搖着頭說沒有姑娘，一個姓李的又說：「今天晚上，姑娘都走光了，找不到，等明天再想法子」，想借這幾句話，解除這目前的人禍，殊不知這倭人一知半解的就大發雷霆起來，一隻手就飛到李君的臉上，拍的一聲怪響的，隨着，他又摸出手槍來，向我們威脅，有些人嚇得跪下來求饒，都吃一記耳光和腳踢。我這時也只怕他真會得開槍，亦束手無策，我們這一羣的生命，祇有聽其擺佈而已。被滋擾約有半小時之久，他繼瘋狂地走了，跑到另外一個房間裏去，這幕惡劇，纔算收場。然而我們怕還有什麼類似的事接踵而來，心忡忡然，大家默默坐着，不敢有一點聲張，也不敢再安然高枕。偶聞一點聲響，大家都驚慌地立起來，彷彿有什麼「大難」再臨頭。這樣情形，過了幾次，這一夜纔在波浪中過去。

我們很怕次晚又來一幕什麼惡劇，所以也決定離走，但我同顧君都是外江人，沒有遠親近戚可以寄身，一時也租不到房屋，頗以為慮。幸虧同樓住客，有二位廣東人，亦以同樣原因，急欲遷移，特來與我們商量合作賃屋共居。這二位廣東佬，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租到一個半新舊而又沒有家私的小房間。平時這屋租金一月二十元港幣够了，這時却要港幣一百元，我們雖嫌價高，但租得到房屋，也就該感謝上帝了。

獸軍到處橫行，我們離了虎穴，還有驚擾之事。這晚，天還未全黑，我們正席地而臥的時候，忽